



以文为戈

刘武专栏



刘武,导演兼制片人,曾任大学讲师、新闻记者,出版过《醉里看乾坤》、《生命的几分之几消耗在路上》等专著,参与编导100集大型纪录片《睦邻》、45集纪录片《兄弟》。

湄公河印象

我在老挝、柬埔寨都看到过湄公河,印象最深的那段却是在老挝。这里,湄公河的南岸是泰国,北岸便是老挝,首都万象与泰国廊开隔河相望。据说,每到枯水季节,湄公河大半个河床的浅滩便会显露出来,中间仅剩下一条小小的溪流,人们可以涉水走到泰国。一个国家的首都挨着边境,而且从市区能够这样方便地走到邻国,这在世界上极为少见。

在老挝语里,“湄公”是母亲的意思。虽然挨着首都,但湄公河两岸仍然芳草萋萋、天然随性,保持着与生俱来的景象。每天,万象的不少小贩都会河边自在地做着露天生意,卖烤鱼、啤酒、椰子什么的,没有城管干扰他们。傍晚,也有一些游人来到这里,坐在简陋的餐桌边,一边喝酒一边闲聊,悠然享受从湄公河上飘来的清风,不时远眺河岸的景色和远处西沉的夕阳。

距万象20公里的河面上横跨着老泰友谊大桥,这是湄公河上第

一座连接两国的大桥。桥的中央便是老泰两国分界线,我一直走到桥的中央,发现并没有士兵看守,而且平时也少有行人。据说一到周末,有钱的老挝人就开着车到泰国度假、购物,而泰国人则到万象来旅游。

我遭到友谊大桥附近的小渔村撒那兰,这里住着200来户人家,大都以种蔬菜水果、当建筑工或经商为生,真正打鱼的人家已经不到30户。这里的渔民住的都是吊脚楼,楼上住人、睡觉,楼下做饭、卖东西或乘凉。

在那里,我认识了48岁的安庞和30岁的阿卜,他们都是渔民。安庞告诉我,他的那条小船用了七八年了,总价大概150万老币。这个村里总共才37条船,不算太多。安庞光靠打鱼也不行,他老婆在家里开了一家小杂货店,卖点东西,这样两个人赚钱,才能养大4个孩子,维持基本生活。阿卜没上过学,打鱼就是他的全部生活,他每天能捞个

在我看来,湄公河宁静、质朴、自然,恍惚带我回到了从前某一段熟悉的时光……

四五公斤鱼,要是打得多,就把鱼拿到集市上去卖点钱,再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。

离开撒那兰,从万象市驱车向北,走大约40分钟,我又去了湄公河支流流经的南安村。这是一处风景优美的休闲地,除了小河上飞架的撒依大桥是典型的现代建筑,其余的景色都颇具原始、自然的韵味,而大桥下游附近的水上人家更是别具一格,洋溢着浓郁的东南亚风情,令人忍不住想在这里好好歇歇脚,感受一番水乡的风韵。

在这里,游人们踩着用竹子铺成的水上小道,就能走入水上人家。看得出,这里是当地人专门为旅游者建造的一个水上世界,人们可以在这里饮酒聊天,也可以在这里翩翩起舞,或者坐着那种只能容纳几个人的小船,到河中间漂流一会儿,放松自己极度紧张的神经。水上的这些人都是是一家一家用竹排连接在一起的,形成一个整体。大人们在竹排上炒菜做饭,经

营生意,孩子们则在附近的河边嬉戏玩耍、打水仗,一派其乐融融的气氛。

说起来,这里的湄公河基本上都是原生态,没什么旅游点或景观,唯一还称得上“景区”的便是距万象约25公里,紧靠撒堆村的香昆佛像公园,它与河对岸泰国廊开的万桥公园遥相呼应,当地人称为“天堂与地狱”。这座公园中斑驳的佛像看似年代久远,但它实际建于1958年,基本没有游人,也不收门票。园中大小佛像上百座,似乎是佛教和印度教的融合体,其中的多头蛇神明显与柬埔寨吴哥窟的神像相似。所有雕塑风格诡异,如眼镜蛇、骷髅头、三个头的大象以及张开大嘴吞吃人的大鱼等,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,其中不少作品外形巨大,令人叹为观止。

在我看来,湄公河宁静、质朴、自然,恍惚带我回到了从前某一段熟悉的时光,全然不像新闻中说的那样诡秘、凶险。

我站在能听得到回音的走廊里,忽然觉得孤单,好像自己成了一个讨饭的乞丐……

报销

花了一年时间,我才收集到了一沓用来报销某课题经费的发票,可是那钱并没有掉馅饼似的啪地便砸中我的脑袋。学校社科处的处长,算准了我要麻烦他老人家卡章一样,每次“千里迢迢”从郊区打车到市里,再赶往他的办公室,都会扑个空,他不是不开会,就是出差,要么就是门窗紧闭、去向不明。我站在能听得到回音的走廊里,忽然觉得孤单,好像自己成了一个讨饭的乞丐,为了主人能够开门施舍一点饭吃,而一次次可怜兮兮地在门口候着,明知那扇门未必会开,却依然一脸谦卑。

而等这一关过了,那财务处处长的大印还不知何时才能卡上。财务处门口,有一个小而精致的客厅,那设计在我看来,别有用心,似乎设计师知道这财务处是一个热门槛,而且每一个登门的人都一脸迫不及待的钱相,怕心浮气躁者惹是生非,所以特地安排一圆座椅,再配一株高大盆栽树,如此,便可让人心平气和、文明讨钱。

听从别人建议,采取围追堵截

战术,终于在门口“堵”住了那头发稀疏的处长。不过他公务繁忙,进去还没有坐下,一个又一个来找他签字卡章的办公人员便接踵而至。他当然会看人行事,知道我手里拿的是一沓子廉价发票,便自然把我冷落一边,先将公职人员的事情办完再说。前面站的一个年轻男老师,大约常来麻烦他,一进来,那处长就蹙眉道:你那几千块钱,为什么不一次性报完呢?非得一趟趟往这跑。那老师小声嘟囔道:我要有发票,哪还会来麻烦您?而另外一个数学系的男老师更是倒霉,不知怎么就引起了那处长的兴趣,竟是一张一张发票地检查起来。查到一张购物清单时,他生了气,指着“毛笔”一项问道:来,你给我解释一下,你们数学系的课题研究,怎么就跟毛笔挂上了钩?你解释清楚了,我就给你卡章,否则,你回去重新整理!

这话吓了我一跳,而那男老师大约也被激怒了,反而有一种高傲的平静:哦,科研是个广义词,人不能总做科研,不吃喝拉撒、不娱乐

不休闲一下吧?我在科研疲惫后的爱好就是练练书法。处长哼了一声:照你这么说,去按摩桑拿也属于科研了?好歹你是个博士吧,怎么连科研两字的含义都搞不清楚?男老师忍不住控诉:那我有什么办法呢,我们数学系发论文,花钱的期刊一律不算成果,除了一台计算机,貌似我们用不着什么经费,可是马上结项了,七八万块钱还没有花完,而省里另外还有一个十几万的课题,您说说,让我去哪儿找那么多发票报销,难不成去火车站买假发票?

好在,那处长动了一点恻隐之心,也大约明白花钱也有难处,便大笔一挥,放了行。而我和其他几个老师,也因为他被消耗掉的能量,顺利签了字。

但是,这还没完,财务处负责审核的工作人员也准备好了脸色给我看。除了去年的发票不能报销,地铁票不能报销、贴得厚厚一沓的出租车票只能报销300元外,我贴的发票不符合他们的标准,也成了给脸色

我辛苦贴了两个晚上的发票撕下来,拿过一个胶水刷子,气呼呼地教我重新贴,边教还边训斥道:你们博士都读傻了吗,这点小事都做不好,还上什么学?!当什么老师?!随后便将刷子一扔,道:去外面小客厅里贴去,这里人多!

而等我重新贴好,又因为一些发票被撕掉,核对了几次数目后,财务处的女人却淡淡道:我们下班了,你下午再来吧。我看看表,说:不是还有半个小时吗?那女人头也不抬,道:可是我们的电脑程序到这点就停,输不进去,我有什么办法?

我不想再说话,转身走了人。我那天终究倒霉,审核完拿了单子去最后一关领钱,却领来了一句同样的话:我们今天没钱了,抱歉,你明天再来吧,哦,不,今天周五,应该是下周再来。

我拿着那尚未兑现的支票,想,下辈子,我还是不做什么劳什子课题研究吧,研究一下庄稼何时需要浇水施肥、何时能收获满仓稻谷,似乎比如何去倒腾一笔发票,是一件更为靠谱的事。

时光和经历终于将这一切磨平,她们老了,却有老的美,语调眼神沧桑,气势照旧压人却多了点沉着含蓄。



更重要的是,后辈的女明星一个个成长起来了,却个个疑似十全不全,相貌演技还不如她们当年,又赶上的是文艺低潮,没有像样的作品抬举着,更要命的是,多半成名比她们早,年少轻狂、青涩尖锐乖张更甚,于是,人们掉转头,去怀念她们,去重新爱她们。

时光真是有时光的美。与同学聚会,大家都慨叹:“都被磨平了!”可是,当初那种脾气,那些青涩,那

些怒,那些无名的火,难道就有道理吗?少年人,对这世界一知半解,却满心以为,是这世界不知道他们。还是磨一磨的好,智慧、沉着、气质,都要靠时光磨出来,犹如酒要深藏,宝石要深埋。

而被我年少时的尖锐伤害过的人,在不堪的记忆里绝尘而去的人,我也在等你掉过头来,重新认识我,如同新生,如同初见。我在等,等你重新爱我。

小浮生

安宁专栏



安宁,生于泰山脚下,80后作家,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18部,代表作《蓝颜,红颜》、《聊斋五十狐》、《见喜》等。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。

江湖再见

韩松落专栏



韩松落,西北人,居河北,写专栏,做小说,看电影,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,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

等你重新爱我

刘晓庆最近几次亮相,到处叫好声一片,比如巡回演出《赛金花》,比如在微博上发布自己出席活动时候的照片,人们夸她逆天生技,在舞台剧里的扮相格外美、演技超群,演出了那个时代的风华,也演出了沧桑韵味。

其实,未必没有夸大的成分,与时光对抗的美,其实美得有限,她出演的角色,风骚泼辣多,娇媚低眉少一点,但谁都觉得她实在合适这个角色,她硬是镇住了台,让自己熠熠生辉,满场子都被她不容置疑的美罩着。

无独有偶,重新被人们提起来,赞不绝口的,还有一个巩俐。她这几年作品少,却屡屡被人提起,更常常被拿来和现在的女明星作比,在论坛上,成了“最佳着装女明星”、“最值得怀念的女明星”、“最美丽的十位明星”之一,等等。尤其是新一届戛纳电影节,华语女星纷纷赶去,把红毯当秀场,却落得一片嘲讽,有人在微博上发出巩俐和张国荣在1993年戛纳电影节上的照片,引起无数赞美——简单的白衬

衣和黑裙,却清丽逼人,丝毫不与时代脱节。她的情感下落,也顺势从碎片娱闻中浮出来:新男友是法国人,比她小十三岁,是摄影师。

而当年,她们赢得的可是骂声一片。人们骂她们没相貌没身段没演技、衣服土气、说话张狂,更指责她们道德有瑕疵。她们得奖,是运气好;她们出演大片,是攀上了男导演。为什么?为什么同一个人,前后待遇却如此不同?

当初,她们敏感新潮,走在时代的前列,行事为人难免超出群众认识,又要彰显个性,更兼春风得意、青涩尖锐,难免伤着人、刺着人。而时光和经历终于将这一切磨平,她们老了,却有老的美,语调眼神沧桑,气势照旧压人却多了点沉着含蓄,行事一样夺人,却毕竟有了分寸。爱情生活也终于平稳下来,与芸芸众生有了共同语言,又毕竟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多年,要风得风要雨得雨,手眼身法里都是分量。何况,这么多年下来,也成了老百姓的老熟人、老招牌,到底可亲可近些。